

偷情記

世界名著・愛的故事之二十六 卡德蘭 / 原著・水湄 / 譯





世界名著・愛的故事之二十六

偷情記

卡德蘭 / 原著・水湄 / 譯

偷情記

世界名著・愛的故事②

著者	卡	德	蘭
譯者	水		湄
出版者	明	遠	社
	香港英皇道651號十樓		
	電話：H 6 1 6 6 8 3		
發行所	明	遠	社
	香港英皇道651號十樓		
	電話：H 6 1 6 6 8 3		
印刷所	建明印刷廠有限公司		
	香港英皇道651號二樓		
定價	港幣6元 外埠美金1.5元		
初版	1 9 8 0 年 4 月		

版權所有・翻印必究

*本書港澳及海外版權係本社向臺北長橋出版社購得

第一章 一八〇二年

一位紳士駕着馬車，走在一條崎嶇坎坷的路上。他那雙垂著流蘇的漂亮馬靴此刻滲進了無數砂礫。

他喃喃詛咒著，懊悔起先就不該轉錯彎，後來一個車輪偏偏又扭歪了，行程便一再耽擱了。而這一切又全是自己的錯，怪不得別人。

離開倫敦的時候就錯過了時間，動身前夕，他和一位金髮尤物共渡良宵。美人的魅力令他神魂顛倒，連明早的長途旅行都忘得一乾二淨。

他只好快馬加鞭，把剛上轡的栗馬累壞了，但即使這樣，還是趕不到預定的歇腳地點。第二

天晚上，他才在晚得離譜的時間到達朋友家。

爲了禮貌，他不便一大早吃了早飯便上路。事實上，繼續趕路前還得檢視馬匹，又不得不和俗不可耐的主人女兒搭訕，因此耗掉了不少時間。

他朝著一條捷徑走，想趕緊趕到目的地，結果，他發現這不但是個小錯誤，簡直就鑄成了大錯。

就在他以最快的速度，沿著窄路飛馳時，突然迎面駛來一輛驛馬車，兩車就在死角相撞了。

儘管他憑著高超的技巧避免和車頭相撞，車輪還是免不了插進驛馬車輪裏，這下子可就再也動不了了。

這麼一來，他只好接受對方車夫的指引，留下馬伏和馬車，步行到附近的梅爾山莊求援。

走了沒多久，他就發現自己走在一條破爛不堪的舊車路上。這條路荒廢的程度，據他看來，起碼有一百年沒人修整了。

不過四周的景緻倒確實美如仙境，路邊杜鵑、山茶、紫丁香開遍，迎風搖曳。但他一心懸念著車子和行程，所以一點閒情逸緻都沒有。

他只顧跨著大步趕路，又老擔心著會不會下雨，萬一下雨這一帶非成水鄉澤國不成，這次旅程可就泡湯了。還好，轉個彎，就看到梅爾山莊矗立眼前。

這棟山莊乍見之下，毫不引人。

「這是古典的都鐸式建築。」紳士想。

整座建築都爬滿了蔓藤，幾乎令人分辨不出來。

屋前有一塊空地，顯然經過整理，不過整個破落殘缺的景象可謂與車路不分軒輊。屋旁一叢花樹，鮮花怒放，相形之下，更顯得房子古老、陳舊。

他發覺靠近房頂的窗戶有不少是用木板或紙板鑲成的。

關着的前門看來極需重新上漆，重重藤蔓裏，隱約可見門鈴及門環。看得出它們一度光耀燦爛過，現在却又破又黑。

他按按門鈴，沒人應門，也許屋主出遠門了？但又不甘心就此放棄，決心到後門試試。

繞着年代久遠的紅色圍牆往後門走時，他從裂縫裏瞥見兩個人，正在一個與廚房相通的角落裏幹活兒。

「這下有希望了。」他想。

他向其中一個人走過去。那人頭戴一頂遮陽帽，身穿一襲褪色的棉布衫，是個女孩。

她正好彎下腰，朝着剛才挖鬆的地裏播種。

紳士走過去，嚴肅地說：

「我可不可以和屋主談談？前面沒有人應門。」

她驚訝的挺直了背脊，呆呆的望着他。他看到一張姣好可愛的臉龐。一對驚異的大眼睛在帽子的陰影下看來更大，更藍，藍得就像屋前草叢中的長春花，清新明亮。

她怔了好一會兒才能出聲。她的聲音柔美動人，教養良好。

「啊！真抱歉！門鈴壞了，安妮又在廚房裏忙，大概什麼也聽不見。」

紳士知道自己誤會了對方的身分，就下意識的挪挪帽子。

「現在我可以和主人談話了嗎？」

「您儘管說吧！」她直截了當的說。

「我是專程來這兒求援的。我的車子困在距這兒四分之一哩的路上。我急著找個修車子的。」

「沒人受傷吧？」女孩立刻問。

「還好沒那麼糟，不過車子却走不了了。當時我急著趕路。」他看出女孩臉上流露出一種欣羨的神色，便加重了語氣。

「我叫查斯特——查斯特·艾傑上校。」

「我是潘克登·潘朵娜，這兒就是潘克登梅爾山莊。」她似乎真的受到了驚嚇，呆呆的盯着他。

「我想，這大概是那位有趣的車伕告訴我的地方。」

「是不是雷德？」

「沒錯！就是他！」他表示同意。

「要是妳爲他操心的話，我可以告訴妳，他和車子一點事也沒有。」他帶點諷刺的說。

潘朵娜臉紅了，她低下頭把籃裏的種子播完，然後離開上校，向另外那個正在工作的男人走去。

「亞當，這位紳士要請班傑明帮他修車子，你知道他在那裏嗎？」

他聽了這話，把鋤頭往土裏一插，朝她走來。

「您是說要找班傑明嗎？潘朵娜小姐。」

「是的。」

「他八成在賈維斯農莊。」

「你可以把他找來嗎？告訴他，有個紳士出了車禍。」

「去農莊得花點工夫呢！」

「你可以駕車去，不過貝西今早才出過門，你可得開慢點，牠已經老得經不起一天兩趟的來回奔波了。」

「是，我知道，小姐。」說完又慢條斯理的收拾鋤具。

上校不耐煩的躁躁腳，很想告訴他們自己有多焦急，但又忍了下去。

「班傑明大概要一個鐘頭才趕得來。」潘朵娜說，「您要不要先把馬牽到馬廄裏？輪子要是彎得厲害，班傑明還得把它送到店裏去修呢！」

「店在那裏？」查斯特上校彷彿聽到了壞消息。

「在村子的另一頭！」

「哦！我就知道！」

潘朵娜忍不住笑起來。

「我怕您會發現潘克登和約克郡其他的地方一樣，人們的辦事能力還過得去，就是效率太差了。」

上校從背心口袋掏出懷錶，看了看說：

「現在三點半了，妳想從這見到克爾畢城堡要多久？」

「我不太清楚。」潘朵娜答，「我想起碼要七個小時。」

她知道克爾畢堡就是約克郡勞特萊郡主，克爾畢伯爵的官邸。

「看來，我來不及趕到那兒了。」

「這附近有客棧嗎？」上校又問。

「沒有適合您住的，何況還得安置您的馬。」

上校滿懷怒氣的瞪着她，彷彿都該怪她，都是她的錯。

兩個人呆站了一會兒，突然他笑了起來，僵硬的表情消失了。

潘朵娜起先認為他專橫又冷酷，現在才覺得他也有動人的一面。

其實她一眼看到他，就情不自禁地欣賞他。

她從沒想過居然會有這種男人——舉止優雅，氣概十足。

繫在他領口的白領結手工細緻，領口緊圍着方下巴的襯衫是最時髦的款式，肩上的灰色流蘇優雅新穎；他手上拿帽子，梳着一個威爾斯王子頭。

她下意識的爲自己襁褓的衣着自慚形穢，那簡直不能和他的華貴相比。

她一面想着，一面害羞的說：

「如果您想安置馬匹，我們的馬廄剛好空着。目前我們只有貝西可用，而這個時候牠多半在田裏作活。」

「但願我沒給妳添什麼麻煩！」上校答。「而且我也不希望爲了找一個修車匠，耽誤太多時間。」

潘朵娜沒有回答。

他怕她不了解，所以說得直截了當。

然後他隨着潘朵娜朝馬廐走去。

馬廐的確乏人整理，破損不堪，屋頂有些破洞，顯然會漏雨。

潘朵娜推開一扇門。

看得出這裏以前一定養過不少馬。

馬棚還算完整，不過灰塵密佈，污穢不堪，欄杆上結滿了蜘蛛網。

「您的馬車是兩匹馬拉的那種嗎？」潘朵娜問。

「不，是四匹馬拉的輕便車。」

她的眼睛一下子閃出光芒。

「我從沒搭過四匹馬拉的車子，跑起來好快，一定很過癮！」

「不一定，尤其是你孤獨又狼狽的趕車時更沒意思。」他知道自己說話有欠忠厚，却情不自禁的爲耽誤掉的時間，完全由自己惹出來的車禍而生悶氣。

他實在不該離開大馬路，更不應在鄉間小徑上奔馳。但光這麼想也無補於事，當務之急是怎麼料理這些棘手的事，其實，他還該慶幸能在這種地方找到修車匠。

起碼這個破馬廐還容得下四匹馬，沒被舊家具、行李箱、木材堆滿。

「亞當會爲您帶點草料回來。」潘朵娜說。「您的馬不見得會舒服，不過總可休息休息。」

「您已經太慷慨仁慈了，潘朵娜小姐，我十分感激。」

「您去牽馬之前，要不要來點飲料，蘋果酒？」她說，「這兒有蘋果酒和茶，任您選擇。」

「我想一杯蘋果酒也許比較管用。」上校禮貌的回答。

潘朵娜帶他朝前面走去。

上校與潘朵娜並肩走時，發現她雖然衣着樸樸，樸實無華，却輕柔典雅，自有一分風韻。

前天晚上，那位主人家的女兒又胖又俗，真不愧是個「蠢貨」。想到她，就不覺格外思念那位耽誤自己行程的尤物來。

與其說潘朵娜在走路，倒不如說她像一朵飄浮的雲。

她由前門跨入一個冷冷清清的屋裏，順手卸下帽子，動作嫻熟得像男人進屋就要除帽一樣。查斯特看眼裏，愈發覺得她可愛得像一朵出污泥而不染的蓮花。

他從沒看過那麼優雅迷人的頭髮，就跟照亮整個廳堂的陽光一般明麗動人。

她的臉龐白裏透紅，恍若杏花，嬌憨可人。

她細長的脖子輕巧柔美的動了動，就跟她做別的事一樣嬌媚。

她似喜似嗔的對他說：

「您不介意先在客廳待一會兒吧？我爲您倒杯蘋果酒來。」

「真希望我沒給妳帶來太多麻煩，潘朵娜小姐。」

「這算不了什麼麻煩。」她邊說邊打開客廳的門。

上校進了客廳，驟然覺得自己變得好高大，肩膀也特別壯碩。

潘朵娜朝廚房走去。

這棟屋子至少需要一打僕人才夠。現在對潘朵娜或安妮來說，都可稱作「無可救藥的寬大」。
唯一補救的辦法就是把不常用的房間上鎖，以便維持其他房間的清潔。

潘朵娜來到廚房，果然看到安妮正在烤麵包。

「潘朵娜小姐，您的茶還沒煮好。」安妮頭也不抬的說。「我想我知道您要什麼，是不是要塊熱麵包皮什麼的？」

「妳可弄錯了，安妮，我要一瓶蘋果酒。」

「蘋果酒？」安妮叫了起來。「要是亞當知道中午有蘋果酒好喝，不樂昏頭才怪！」

「不是給亞當喝的。」她邊說邊從櫥櫃裏拿出酒瓶酒杯。

「我們有一位客人！」

「一位客人？」安妮又叫了。「真奇了！他是牧師？」

「不，安妮，他是妳見過的人當中，最有氣派的一位紳士。他的馬車撞上了雷德的驛馬車。」
「我敢打賭，那個懶骨頭一定又像平常一樣在車上打盹。」安妮扯開嗓門說，「他們憑什麼讓他駕車？他連方向都搞不清。」

「馬自己知道該怎麼走回來的。」潘朵娜笑了，「而且，我直覺是這位紳士跑得太快了！」
「紳士應該不是這副德性才對，」安妮說，「妳父親在世時，我常跟他這麼說。」

「爸爸難得有幾匹好馬讓他騎。」潘朵娜回答。

她的聲音哽咽，眼睛濕潤。父親去世五個月了，每次一提他，潘朵娜總是心酸酸的。

她走到廚房旁邊的冷凍儲藏室，其實已沒多少食物了。

祖父還在的時候，這兒擺滿了大碗大碗的乳酪，大塊大塊的牛油和滿籃滿筐的雞蛋，而現在只有幾個安妮當寶貝的雞蛋，不是特別節日還不能吃呢！另外有一瓶牛奶，是安妮每天上午到鄰近農莊要來的。在大理石板下面有三罐自己釀的蘋果酒。

父親常說那是亞當的薪水之一。安妮却嗤之以鼻，認為他們供應不起。潘朵娜還是堅持應該給亞當喝。

罐子才剛封好，她打開一罐，小心翼翼的倒到酒瓶裏。

她把酒瓶帶回廚房，攔進安妮端着的銀盤裏，上面已經放了兩個酒杯。

「前兩天我才把這些銀器擦好，看樣子我可是做對了。」安妮說。「我老是拖着沒動手，後來實在看不過去了，才擦乾淨的。」

「我相信客人一定會注意到它們有多亮。」

事實上，她覺得梅爾山莊不可能有任何事會引起上校的注意。

不過，她還是爲了有客來訪而興奮。因爲在這段時間她看到的人只有安妮和亞當。以前她老藉故跑到王冠村或羽毛村去，就是想找約勞或布萊克他們聊聊天。

走回客廳時，她一路想着，不曉得自己看起來是什麼模樣？要不要換件衣服再去見上校？

隨即又警告自己，查斯特上校絕對不會注意自己的。雖然他一直表現得斯文謙虛，也不過爲了禮貌的緣故。

「很顯然的，他以自己顯要的地位爲榮。」潘朵娜想。「我猜他一定很有錢。有錢人總以爲全世界的人都是爲他而生。」

她把蘋果酒端進客廳，上校就站在敞開的窗前，俯視那雜草叢生的庭院。

庭院四周都是田地，田地盡頭是一座小森林。越過森林是零零落落，此起彼落的村莊，點綴在遙遠枯寒的山坡上。

「潘朵娜小姐，在這兒的確可以看到一些優美的風景。」上校在她靠近時，對她說。

「我愛這兒的一切！」潘朵娜說。「而且，除了這兒，我也沒看過多少別的地方。」

「妳生下來就住這兒嗎？」

「嗯！從伊莉莎白時代開始，潘克登家族就定居在這兒，從沒出過什麼偉大旅行家之類的人物。」

上校笑了，啜了一口蘋果酒。

「聽妳的口氣，好像妳很想出去旅行似的。」

「我是很想！」潘朵娜答。「尤其是現在戰爭結束了，一定有很多人想出外旅行。以前人們的行動受到戰爭限制，現在一定不會了。」

「沒錯！」上校同意。「不過，像我這種過慣軍旅生活的人，倒寧願待在家。」

「你們和敵人面對面交戰過嗎？」

「有一陣子，」上校答，「我還去過印度，參加那邊的戰役。」

「那一定很刺激！」顯然的，潘朵娜的興趣來了。「真的，我希望聽聽有關印度的事情。東方，多麼迷人的地方啊！也許是我知道的東西太少了，所以才特別嚮往吧！」

「印度有許多地方的確很迷人。不過，那兒也很熱，再加上戰爭，實在令人不好過。」他淡

淡的說。

潘朵娜覺得他彷彿沒興趣跟她說這些。

整個氣氛似乎僵住了。上校把杯子放回盤裏。

「謝謝妳的蘋果酒，實在很可口。現在我該依妳的建議，在修車匠修好車子以前，讓馬兒在馬廐休息休息。」

「實在抱歉。亞當總是要花個大半天才到得了賈維斯農莊。」潘朵娜抱歉的說，又瞄了一下時鐘。

「我猜想：您的車輪可能：沒法在晚餐前修好：不知您願不願意：在趕路前：吃點什麼：」她有點猶豫，因為她擔心自己能提供什麼食物。

上校也猶豫起來，回答說：

「我給妳帶來太多麻煩了，潘朵娜小姐，也許有什麼旅館，餐廳之類的地方吧？」

「那邊只有麵包和酪餅！」潘朵娜說。「我敢擔保，安妮做的可比那些棒，當然還是比不上您平常吃的。」

「身為一位軍人，妳可以相信我，我不見得向來都吃得很合意！」上校笑着說。「潘朵娜小姐，我倒以能在又長又累的旅行之前，接受妳的款待為樂呢！」